

# 從春秋三傳看東周王室的衰微

董金裕

春秋時代，五霸迭興，五霸的興起，原因在於東周王室之衰微。由於王室衰微，周天子對諸侯失其約束能力，遂造成諸夏紛爭，戎狄交侵之局面。於是諸侯大國乃出而維持天下的秩序，以協合諸夏，共攘外夷。所以會造成周王室的衰微，因素甚多，據春秋三傳所載，主要有下列數點：

## (一) 王室非禮

按周朝立國，自周公制禮作樂以來，禮即成爲維繫天下的最高準則，故左傳莊公廿三年載曹劌之言曰：

「夫禮，所以整民也。」

僖公十一年，內史過曰：

「禮，國之幹也……禮不行，則上下昏，何以長世？」

襄公廿一年，叔向謂：

「禮，政之輿也。」

昭公十五年，叔向又云：

「禮，王之大經也。」

凡此皆可見禮在當時社會中的重要性。按理，禮既爲王之大經，周天子自當謹守以爲諸侯之表率，並以此要求諸侯。然而從進入春秋時代以後，王室行事却屢有不合於禮之情形，如隱公元年，春秋經載：

「秋七月，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、仲子之賵。」

按宰爲官名，咺爲使者之名，春秋經稱使者之名以貶之，其中必有緣故。對此，春秋三傳皆有所說解，雖觀點互異，但皆指責其爲非禮則無不同。左傳云：

「秋七月，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、仲子之賵。緩，且子氏未薨，故名。天子七月而葬，同軌畢至；諸侯五月，同盟至；大夫三月，同位至；士踰月，外姻至。贈死不及尸，弔生不及哀；豫凶事；非禮也。」（註一）

賵乃贈送死者家屬以助葬的財物，魯惠公爲隱公之父，死於春秋之前，依諸侯五月而葬之禮，至秋七月，其葬禮早已料理完畢，平王竟遲至此時始派遣使者前來贈賵，爲時已晚，故曰緩，曰贈死不及尸，弔生不及哀，以指責其之不合於禮。再就仲子而言，據春秋經，仲子死於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，此時尙健存於世，然平王竟預先派遣使者前來贈賵，爲時太早，故曰子氏未薨，曰豫凶事，以評責其之不合於禮。是左傳乃就時之遲速以評論王室之非禮。公羊傳云：

「其言惠公、仲子何？兼之。兼之，非禮也。」

依公羊傳之意，蓋謂人有喪事，應各派使者贈賵，不宜派遣一個使者以兼贈二人，故指稱其爲非禮。穀梁傳云：

「仲子者何？惠公之母，孝公之妾也。禮，贈人之母則可，贈人之妾則不可。」（註二）

則穀梁傳認爲以仲子的身份，天子不應對其贈賵，因譏諷王室之非禮。按對天王此舉，三傳說法雖有不同，然皆一致指責其爲非禮，可見作法確有不當。又如隱公三年，春秋經載：

「秋，武氏子來求賵。」

按此年三年庚戌，周平王崩，依天子七月而葬之禮，至秋，天王尙未下葬，故左傳云：

「武氏子來求賻，王未葬也。」

雖未譏評其無禮，然公羊傳云：

「武氏子來求賻，何以書？譏。何譏爾？喪事無求，求賻，非禮也。」

穀梁傳亦云：

「歸死者曰賻，歸生者曰賵，曰歸之者，正也；求之者，非正也。周雖不求，魯不可以不歸；魯雖不歸，周不可以求之。求之爲言，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，交譏之。」

天子既死於三月，魯國依禮當遣使會葬致賻，而魯國並未遵行此禮，故王室派武氏子來求賻。然魯雖失禮，固有其不是之處；王室遣使求賻，亦不合乎禮，是以公羊、穀梁二傳皆譏之。再如桓公十五年，春秋經載：

「春二月，天王使家父來求車。」

按此時王室並無任何喪葬之事，桓王竟派遣家父至魯求車，實屬非禮，故三傳同聲指責，左傳云：

「春，天王使家父來求車，非禮也。諸侯不貢車服，天子不私求財。」

公羊傳云：

「何以書？譏。何譏爾？王者無求，求車，非禮也。」

穀梁傳云：

「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，以其國之所有；故有辭讓，而無徵求。求車，非禮也。」

諸侯對天子雖有朝貢的義務，但皆僅限於其國之所有，用以表示對天子的尊崇，並不必實際負擔王室的經濟。因天子自有王畿的租稅，供應王室之開銷，故依禮天子不私求財；更何況車服乃上之所以賜下，非諸侯所宜貢獻于天子之物。

。而王室竟遣使以求，顯有未當，是以春秋三傳乃一致指斥其爲非禮。此外如文公九年，春秋經載：

「春，毛伯衞來求金。」

按去年秋，周襄王崩逝，魯國曾按禮派遣穆伯如周弔喪，然穆伯却不到京師，反於途中以所携之幣從莒女己氏奔莒（註三）。魯國終未另外遣使赴周弔喪，王室乃於此年派毛伯衞來求金，然王者無求，其作法顯然不合禮，故春秋三傳皆譏評之，左傳云：

「毛伯衞來求金，非禮也。」

公羊傳云：

「毛伯來求金，何以書？譏。何譏爾？王者無求，求金，非禮也。」

穀梁傳云：

「求車猶可，求金甚矣！」

天子不私求財，今竟求之，已屬非禮，現所指定要求者爲金，金非喪事所供，故穀梁以爲甚矣（註四）。

由以上所舉諸例，我們蓋可明白看出周王室之行事已經常不合乎禮，以往作爲維繫天下的最高準則之禮，既爲王室所棄置不顧，諸侯自然競相仿倣，終致禮義淪喪，風紀蕩然，王綱亦遂因而解紐。此爲春秋時代王室衰微的第一個主要原因。

再就上舉王室非禮之後二例而言，周天子之所以一再不顧禮制及本身威嚴，遣使向魯國求車、求金，實因王室經濟已十分困窘。此由下列紀事可以知之，隱公六年，左傳載：

「冬，京師來告饑，公爲之請糴於宋、衛、齊、鄭，禮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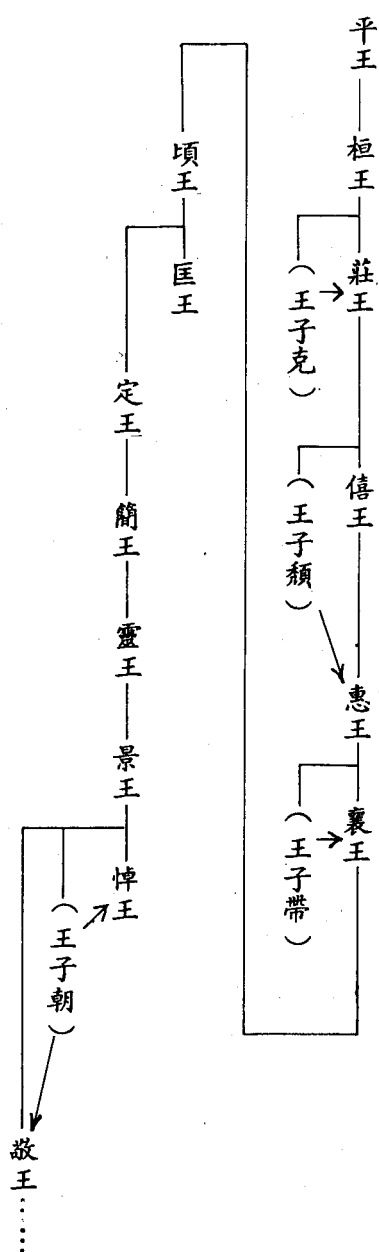
一遇饑荒，即必須乞糴於諸侯，可見王室之毫無蓄積，以致遭致災難就窘態畢露。蓋原來在西周時代，王畿千里，歲

入豐厚，財政不虞匱乏；然自東遷以後，以往函谷以西的豐鎬舊地，成爲戎狄之戰場，畿領大幅縮小，收入已不足以維持王室龐大的開銷。在此情況之下，遂不得不經常告求於諸侯，對於王室的威嚴自然會造成相當程度的損害。此爲春秋時代王室衰微的第二個主要原因。

## (二) 王室庶孽之亂

周朝制度，封建與宗法相爲表裏，對於嫡庶長幼的分辨極爲嚴格，然在春秋時代，王室竟先後發生四次幼庶與嫡長爭位之糾紛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，對王室所造成之傷害至爲深鉅。此四次庶孽之亂，分別爲王子克之亂、王子頹之亂、王子帶之亂、王子朝之亂。王子克與莊王爭位，王子頹與惠王爭位，王子帶與襄王爭位，王子朝則分別與悼王、敬王爭位。茲將其情形表列如下：

春秋時代東周王室帝系表



據上表，可見前兩次庶孽之亂發生於春秋初期，成爲王室衰微的主要原因，後兩次則發生於春秋中、晚期，已是王室衰微所造成之果。茲述前兩次庶孽之亂的經過，以考見東周王室衰微之情形。

### 甲、王子克之亂

左傳桓公十八年載：

「周公欲弑莊王，而立王子克。辛伯告王，遂與王殺周公里肩，王子克奔燕。初，子儀（按卽王子克）有寵於桓王，桓王屬諸周公。辛伯諫曰：『竝后，匹嫡，兩政，耦國，亂之本也。』周公弗從，故及。」

按此第一次災禍的形成，實肇因於桓王之寵幸幼子，以及周公里肩的不明事理，未能接納辛伯之勸諫，因而造成「匹嫡」的亂源。所幸亂事尚未發生，卽爲辛伯偵知陰謀，而與莊王聯合救平之。其對王室所生之禍害雖不如以後幾次的嚴重，然而已爲幼庶爭位首開惡例，影響不可不謂深鉅。

### 乙、王子頹之亂

左傳莊公十九年載：

「初，王姚嬖于莊王，生子頹，子頹有寵，爲國爲之師。及惠王卽位，取爲國之圃以爲囿；邊伯之宮近於王宮，王取之；王奪詹父、祝跪與詹父田，而收膳夫之秩。故爲國、邊伯、石連、詹父、子禽、祝跪作亂，因蘇氏。秋，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，不尅，出奔溫；蘇子奉子頹以奔衛。衛師、燕師伐周。冬，立子頹。」（註五）

（註六）

按此次篡奪之禍的發生，固然是由於惠王卽位之後，刑政失修，不能以禮義進退士大夫，擅自奪取士大夫之田圃、宮

室與秩祿，致引發衆怨而聯合作亂，可謂咎由自取。然追究其根源，則不得不怪罪莊王，蓋莊王身歷王子克篡奪之禍，却不能夠記取教訓，寵幸王子頹，再度造成「匹嫡」的禍端。雖然終僖王在位之世，王子頹尚能安其本份，但及至惠王卽位，子頹見有機可乘，卽與五大夫聯合作亂，遂演變成叔侄爭位的局面。而王子頹更在蘇氏的協助下，聯合衛國、燕國的軍隊攻伐王室，自立爲王，達成其篡位的心願。幸賴鄭伯與虢公同心協力，才將此事件救平，左傳莊公二十年載：

「春，鄭伯和王室，不克，執燕仲父。夏，鄭伯遂以王歸，王處於櫟。秋，王及鄭伯入於鄆，遂入成周……冬，王子頹享五大夫，樂及徧舞。鄭伯聞之，見虢叔。曰：『寡人聞之，哀樂失時，殃咎必至，今王子頹歌舞不倦，樂禍也。夫司寇行戮，君爲之不舉，而況敢樂禍乎？奸王之位，禍孰大焉？臨禍忘憂，憂必及之。盍納王乎？』虢公曰：『寡人之願也。』」

三十一年又載：

「春，胥命於弭。夏，同伐王城，鄭伯將王自圍門入，虢叔自北門入，殺王子頹及五大夫。」

由於封建與宗法的遺意仍存，大部份的諸侯猶忠於王室，於是與王室有血緣與地緣之深厚關係的鄭國乃起而勤王（註七），再加上王子頹的驕縱放佚，使虢君與鄭君同感厭惡。兩國乃聯合派兵誅殺王子頹及五大夫等亂臣賊子，使惠王復位，安定王室。然此一事件，前後歷經三年，不僅天子被逼出王城，且尚須勞動諸侯命師征討，其對於王室之影響，自是創鉅痛深，大有損於其之威權。

按孔子論政，以爲必先能正己然後才能正人，此實爲千古不易之正理。周天子既爲當時天下諸侯的共主，欲領導群倫，獲取諸侯之歸心，最有賴於王室本身的協同一致，以爲衆人之表率。然則却一再的發生庶孽爭位之糾紛，釁自內起，既嚴重的損害了宗法制度，更爲諸侯開啓惡劣之示範作用，對於維持天下穩定局勢自是不利。而自第二次以後

的庶孽之亂皆有賴於強侯出面解決紛爭，寢假而使強侯在心目中視天子爲無有，王權遂此而有如江河之日下。此爲春秋時代王室衰微的第三個主要原因。

### (三) 周、鄭交質、交惡、交兵

在春秋初期的衆多諸侯當中，與王室關係最密切者爲鄭國，既與王室有同姓之親，又與王畿接壤，平王東遷更有賴於鄭武公之輔弼協助。鄭國在當時屬強侯之一，王室如能與之保持良好關係，得其屏障維護，對王室之安定與王權之伸張當有所助益。可是自從春秋時代以後，彼此的關係卽日益惡化，首先是因互相猜怨而交質，隱然成爲敵國，據左傳隱公三年載：

「鄭武公、莊公爲平王卿士，王貳於虢。鄭伯怨王，王曰：『無之。』故周、鄭交質，王子狐爲質于鄭，鄭公子忽爲質于周。」

鄭國國君既世代擔任天子卿士，行事難免專擅（註八），自爲周平王所猜忌，因有意將朝政分任於虢君，乃由此而導致鄭伯的埋怨，平王爲求安撫，除矢口否認之外，竟與鄭國交換人質，想藉此取信於對方。然交質不僅無益於事，而且乃實行於兩地位平等者之間的作爲，王室既與鄭國行之，等於是諸侯自居，而大有損於王室之身份地位。左傳同年又載：

「（三月壬戌）王崩，周人將畀虢公政。四月，鄭祭足帥師取濫之麥；秋，又取成周之禾。周、鄭交惡。」原來只是心懷猜疑與責怨，至此已發展爲實際的不信任與洩恨行爲，證明徒具形式之交質，並無濟於事。彼此關係之惡劣遂呈表面化。



然不論如何，周天子總是天下的共主，平王既崩，桓王繼位，身爲諸侯的鄭莊公依禮須朝貢新王，心中儘管百般不甘願，仍於桓王卽位第三年赴王室朝見天子。左傳隱公六年載：

「鄭伯如周，始朝桓王也。王不禮焉。周桓公言於王曰：『我周之東遷，晉、鄭焉依，善鄭以勸來者，猶懼不  
蕪（至），況不禮焉？鄭不來矣。』」

無奈桓王個性剛強，既忘不了鄭人取麥禾之怨，又怪責鄭君之遲遲來朝，更未考慮善鄭以勸來者之義，不以禮答之，雙方關係當然無法獲得改善。兩年之後，桓王乃正式册命虢公爲王室卿士，左傳隱公八年：

「夏，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。」

在此情形之下，鄭君所幸尙能隱忍，於同年再度朝見天子，據左傳同年載：

「八月丙戌，鄭伯以齊人朝王，禮也。」

自此以後，彼此苟能皆不念舊惡，則前嫌盡棄，未始不能重修舊好。乃桓王竟於三年之後，以主權並不屬於自己的蘇忿生之田邑，與鄭國交換田邑，使鄭國平白損失四邑，其對於王室之怨恨蓋不言可諭。左傳隱公十一年載：

「王取鄆、劉、蔦、邠之田于鄭，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濫、原、緝、樊、廩、郟、欒茅、向、盟、州、陘、隕、懷。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，恕而行之，德之則也，禮之經也。己弗能有，而以與人，人之不至，不亦宜乎！」

所謂恕者，推己以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周桓王不明此理，其對待鄭國，誠屬過份。更有甚者，五年之後，桓王又廢除鄭君卿士之職。新怨舊恨，交積於胸，鄭君因此不朝見天子。左傳桓公五年：

「（夏）王奪鄭伯政，鄭伯不朝。」

鄭伯既不朝，已失臣藩所應盡之禮，於是天子乃命師討伐之。左傳桓公五年：

「秋，王以諸侯伐鄭，鄭伯禦之。王爲中軍；虢公林父將右軍，蔡人、衛人屬焉；周公里肩將左軍，陳人屬焉。鄭子元請爲左拒，以當蔡人、衛人；爲右拒，以當陳人。曰：『陳亂，民莫有鬥心，若先犯之，必奔。王卒顧之，必亂。蔡、衛不枝，固將先奔。既而萃於王卒，可以集事。』從之。曼伯爲右拒，祭仲足爲左拒，原繁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。爲魚麗之陳，先偏後伍，伍承彌縫。戰于繻葛。命二拒曰：『旂動而鼓。』蔡、衛、陳皆奔，王卒亂，鄭師合以攻之，王卒大敗。祝聃射王，中肩，王亦能軍。祝聃請從之，公曰：『君子不欲多上人，況敢陵天子乎？苟自救也，社稷無隕，多矣。』夜，鄭伯使祭足勞王，且問左右。」（註九）

天子率諸侯之師前來討伐，鄭國竟公然反抗，並且大敗王師，更射傷天子；事後，還虛情假意的遣使慰問。不僅心目中無天子，更玩弄天子於股掌之上。天子威權經此一番折騰，其低落之情形不問可知。故穀梁傳桓公五年云：

「鄭，同姓之國也，在乎冀州，於是不服，爲天子病矣。」

由此可見天子之與鄭國的交質、交惡，以至於交兵而敗，實爲春秋時代王室衰微的第四個主要原因。

## 附 註

註 一：按禮記王制謂天子七月而葬，諸侯五月而葬，大夫、士、庶人三月而葬。雜記謂士、大夫三月而葬，諸侯五月而葬。雖與左傳所說略有出入，但皆云諸侯五月而葬。

註 二：左傳、公羊傳皆以爲仲子乃惠公夫人，桓公之母，與穀梁傳此處之說法不同。

註 三：文公八年，左傳載：「（冬）穆伯如周弔喪，不至，以幣奔莒，從已氏焉。」

註 四：荀子大略篇：「貨財曰賻，輿馬曰贈，衣服曰襚，玩好曰贈，玉貝曰噲。賻贈，所以佐生也；贈襚，所

以送死也。送死不及柩尸，弔生不及悲哀，非禮也。」可見贈賻之物並不包括金在內。

註 五：按此蘇氏爲周大夫蘇忿生之後，隱公十一年，周桓王嘗欲奪其十二邑以與鄭國，事雖未成，然自此卽與王室不和，故與五大夫奉王子頹作亂。

註 六：按史記周本紀、十二諸侯年表、衛世家、燕世家皆謂周惠王出奔濫，但以左傳此段文義言之，奔濫者似爲五大夫。據隱公十一年載，濫爲蘇忿生之邑，蘇氏旣與五大夫聯合作亂，惠王不可能奔濫，則左傳所言較可採信。

註 七：穀梁傳桓公五年：「鄭，同姓之國也，在乎冀州。」范寧注：「鄭，姬姓之國。冀州，則近京師。」鄭國與天子同姓，是有血緣之關係；又與王畿接壤，靠近京師，是有地緣之關係。

註 八：左傳隱公元年：「鄭共叔之亂，公孫滑出奔衛，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，鄭人以王師、虢師伐衛南鄙。」鄭莊公以天子之師伐衛，以洩一國私己之怨，其行事之專擅於此可見。

註 九：鄭子元所謂陳亂者，此年左傳載：「春正月甲戌、己丑，陳侯鮑卒，再赴也。於是陳亂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，公疾病而亂作，國人分散，故再赴。」